

主编：文天心
责编：于晓琳
执编/版式：毕诗春
美编：倪海连
投稿邮箱
hljrbbsc@163.com



请关注“北国风”APP
文旅频道·北国风·生活

哈尔滨市不可移动文物

国际协报原社址

1919年《国际协报》社由长春迁此。该报是哈尔滨创刊时间较长、影响较大的一家报纸。

哈尔滨市人民政府
二零一六年九月八日立

国际协报原社址标识牌。

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大街283号是一栋建成于上世纪初的欧式砖木结构建筑。青灰色的砖墙带着岁月冲刷留下的斑驳痕迹，雕花檐口和拱形窗洞还保留着当年建造时的精致工艺。这里曾经是几任商家的店铺，见证了道外商贸街区近百年的起落沉浮。墙面砖块缝隙里的尘土，都藏着老哈尔滨人对这条街的零碎记忆。如今入口处挂着一块单位的标识牌。经过保护性修缮后，这栋建筑既保留了老建筑的肌理，也被重新利用起来，静静守在靖宇大街的街角，看着行人来来往往。

从远处就可以很清楚地认出那座楼：有典型的中华巴洛克式门脸，拱形窗，柱上原有雕花，只是经岁月摩挲之后已经看不清细部，尚能见到大致轮廓。原楼只有两层，底层为商铺，楼上原系办公之用。外墙刷着一层淡绿色，这应该是前几年修复时刷的。

前几年，我回故乡时特意站在这楼前，看了很久。

若不跟别人讲，一般人都会认为此楼没有特别之处。而正因它极其普通，所以一百多年前，这里曾出过哈尔滨最大的民办报纸。那时候的哈尔滨，还没有现在这么多高楼；松花江边上是码头和仓库，中央大街铺着石头，马车跑起来咯吱咯吱响。这份报纸叫《国际协报》，1918年7月在长春创刊。三个年轻人——张复生、吴逸远、吴作明，凑在一块儿，觉得国家在国际上总吃亏，得办份报纸发出声音。那会儿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，国际局势乱成一锅粥。他们给报纸起了这么个名字，是真心想着“国际协作”这回事的。

1919年10月，他们把报社搬到了哈尔滨。为啥搬？长春还是小地方，哈尔滨不一样——中东铁路修过来，商贾云集，洋行林立，是东北最热闹的口岸。张复生是个有眼光的人，他清楚地认识到：报纸要活，就一定要到人的地方去办。

就这样一搬，搬出了名堂。由于当时一天就出两大张，故而当年可算不小的规模。从长春带到哈尔滨时，订户只有几百户；到了哈尔滨以后，立刻涨到一千二百多户。东北易帜之后，全社员工已达百人，印刷设备又做了更新，因此一天能出三大张，发行量七千五百多份。不仅哈尔滨人订阅，东北各处乃至日本、朝鲜都有人订。若放到今天，就是典型的省级大报的阵势。

令我感兴趣的不是文中所列的各种数字，而是报纸上所载的各种内容。它的副刊曾先后叫过《蓓蕾》《灿星》《蔷薇》，由此不难体会办报者心中有柔软、有热忱。1927年《蓓蕾》刚创办时，所载全部是青年学生写的文字。而当时哈尔滨的年轻人与今日截然不同，他们脑子里想的绝不是房子车子，而是国家往何处去、人应当怎样活。因此，那些文章若放到今天读来确实有几分稚气，但是那种赤诚、认真的精神，让人动容。

1928年，《灿星》副刊开始登载外国文学作品。普希金、契诃夫、托尔斯泰都是俄国举足轻重的作家，又恰逢哈尔滨离俄国极近，街头常见俄国人——卖面包的、拉手风琴的、教钢琴的，皆是俄国文化传播的活载体。因此哈尔滨的报纸很自然地浸润着俄国文学的气息。当时读者见报上所载托尔斯泰小说的翻译，心中的新奇感、满足感，与今日刷手机看世界新闻时的感受，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1929年开始，《蔷薇》周刊上就出现了金剑啸的名字。他是左翼文化人，文笔锋利，有刀锋般的锐气，后来成了东北左翼文学举足轻重的人物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金剑啸不只写文章，而且会画画，能为报纸画插图。彼时的文人大多是多面手，写、画、编、排各种本领兼备，一人之力可抵数人之用。

毋庸讳言，萧红、白朗二人是最有名的。这两个名字，如今爱好文学的人无人不知。但她们当年只是普通的年轻姑娘，

靖宇大街 283号

□文/谢华



哈尔滨市道外区靖宇大街283号国际协报原社址。

写完东西不知往何处投稿，幸而《国际协报》的副刊编辑发现了她们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加以修改，一篇一篇地予以发表。萧红的第一篇小说《王阿嫂的死》，便是发表在副刊上。当时她尚未成名，穷得连一件棉袄都穿不起，却能以文字见血见肉，写得真挚动人，令读者肝肠为之震动。副刊的编辑是谁呢？我记不太清楚了，只知道他坐在我今天所站的这栋楼里，拆开信封，抽出稿纸，一目扫过，眼睛便亮起来。

有人把《国际协报》恰如其分地称为“东北作家群的摇篮”，绝不是溢美之词——摇篮的作用，就是让婴儿躺进去，摇着摇着就长大。没有这个摇篮，萧红、白朗诸人或要走更长的弯路，也有可能就此被埋没。

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，哈尔滨的局势十分紧张。日本军队已经开入，枪炮声尚远，而人心已在慌乱之中。社长张复生没有跑，没有躲，坐在大楼的办公室里抽烟写文，题目就是《日本军队能如此侵占东北？》。单从句式看这是个问句，但其语气分明是骂人。文章对马占山及江桥抗战诸将士大力颂扬：称赞他们是好样的，说东北人绝不能跪下。这些话在当时皆属危险之言，但他写了，报纸也登了。可以想见，那几天报纸印出来以后，读者争相购买阅读，看到以后大概要攥紧拳头、怒目横眉。相信换作是我，也必然如此。

日本当局自然不会一直容忍。他们忍到1937年，再也忍不下去了。原因很简单：当时这家报纸大量采用外国通讯社稿，路透社、美联社、塔斯社的稿件比比皆是，日本人自然认为这是拆自己的台。于是日本人施加压力，找

种种借口，最终逼其关门。

《国际协报》就这么停了。二十年的历史，被侵略者很自然、很干脆地掐断了。

我站在靖宇大街283号门口，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这些事。

楼里住户几经更换。前几年，一楼还是五金铺子，卷帘门半开，货架上摆满了管子、螺丝、电线；二楼窗户紧闭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，不知楼内住着何人。

我又在楼前人行道上站了几分钟，见路人很少。有位大爷骑三轮车经过，朝我看了眼，没有说话。

没人知道这栋楼的历史。不过，知道了也无妨，大概也就是那样罢了。

我始终觉得，有若干东西是留在这儿的，既不在墙上，也不在牌子上，而是在空气之中。因此，站在这里静立片刻，便能听见一百年前铅字排版时咣咣的声响，能听见印刷机滚筒转动的嗡嗡声，能听见报童在街口高声叫卖：“看看报报——《国际协报》！”各种声音早已消散，但这栋楼似乎把它们都妥帖地保存着。

风又吹起来了。我竖了竖领子，然后往回走。走了几步，回头看看。楼仍然是那座楼，灰突突的，立在街边，同街边诸物没有丝毫不同——但是，它实际上不一样。

靖宇大街283号是个值得路过的地方。不妨去走一走，不必带什么东西，就站一会儿，自然地想一想那些写文章的人、排版编稿子的人、送报的人，自然地想一想《国际协报》。它虽早已停刊，可是它所刊印的文字至今仍活着——活在各种书籍之中，也活在若干人的记忆里。

风物

诗情画意 六角亭

□文/温安华

我居住小区的中心花园里有个仿古六角亭。闲暇没事时，我偶尔也会去那小坐片刻。

亭子颇有点古色古香的味道。朱红色立柱漆面已有些斑驳脱落。亭顶覆着红褐色的瓦，飞檐上蹲踞着瑞兽。亭脊的顶端，是一颗葫芦状的饰件，正对着六角亭中心的位置。亭檐下方是一圈裙边，内外各临摹六首古诗词和六幅画。亭内六根柱子之间，连有四条长椅，既增强了亭子的稳固性，又可供人歇息。亭子榫卯之间，呈现出设计者对力学与美学的双重考量，让一方小亭既安稳如磐，又灵动如诗。

目光落在亭裙边的诗词上，便觉这建筑的美又多了几分文墨香。李白的《望天门山》仿佛让人们看到一幅泼墨山水画，尽显“天门中断楚江开”的磅礴；刘禹锡的《望洞庭》“湖光秋月两相和”则给人们带来一抹清雅的澄澈。常建的《题破山寺后禅院》中“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”则描绘了曲径通幽的静谧，也还真和这亭的幽寂有点契合。

裙边上的六幅画，既有挺拔清秀的写意竹，也有墨色的梅枝栖着雀鸟，还有立于竹石之间的雄鸡等等。彩绘虽有些剥落，但那些繁复的花卉纹样、雅致的色彩搭配，却依旧显现出昔日的精工细作。闲坐于此，望着那些墨迹淋漓的诗画，似乎也就能感受到那些文人墨客过往的风雅。



仿古六角亭。

春天，杏花似雪。一簇簇、一团团地盛开，将六角亭轻轻掩映。白的花，红的亭，蓝的天，在视觉里交织成一幅鲜活的画。一阵清风拂过，花瓣随风簌簌落下，有的飘在空中，有的落在亭顶的瓦上。那一刻，时间仿佛也放慢了脚步，让花香亭影，在人们心头萦绕成诗。

秋日，亭边树落下的黄叶，铺就了一地金黄。与亭的朱红相映，又是另一番韵味。坐在亭中，看叶随风舞，看云在天游。这一方小亭，是喧嚣尘世里的一处静隅，让人心安，让人沉醉。

这座六角亭，如同一枚精致的印章，印在小区花园的风景里，也印在人们闲眠的时光里。它以古雅的姿态，收容着四季的风情，也收容着人们偶尔的驻足与遐思。让平凡的日子，有了几分诗意的回响。

忽然，传来阵阵古诗词的吟诵声，声音清脆又童音未泯。我循声走去，原来小区广场上有两个小姑娘正在一边蹦蹦跳跳地追逐着，一边大声地背诵古诗词。她们可能是在比赛看谁背得多，谁背得熟练。一个小姑娘一首还没背完，另一个小姑娘立刻开始背诵下一首。看小姑娘不服输又很认真的样子很是可爱，我便上前问道：

“小朋友，你几年级了？”我一年级，她二年级。我在继红小学，她在锦江小学。我是我们班的古诗委。”

小姑娘快人快语，才思敏捷，落落大方。我真是头一次听说小学班级干部里又多了“古诗委”这一称谓，也为她的老师善于调动学生积极性所叹服。

“小朋友，你会背多少首古诗啊？”“我会19首，在学校学9首，在家学10首。”“你为什么这么爱背古诗啊？”

“老师说‘古诗委’就得背得多，还要和同学一起背。”

她一边回答着，一边和另一个小姑娘互相追逐着渐渐跑远了，像两只无忧无虑的小鸟。

望着她们的背影，感到她们就如同春日里六角亭旁盛开的杏花一样洁白清纯，一样可爱。相信有古诗词和传统文化的滋养，她们将来一定会有着与众不同的谈吐、眼界和气质，有着独特的审美视角和丰富的精神世界。从小学习古诗词会使她们终身受益。

回望六角亭，仿佛两个小姑娘背诵古诗词的声音还在那里萦绕，那略带稚气却充满了活力的声音给六角亭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。它也变得更加鲜活生动，变得更具诗情画意。

六角亭，古色古香，诗情画意有华章；六角亭，几多风雅，静隅一处韵悠长……

人生当如鸢尾花

□文/聂国雁

鸢尾，为多年生草本植物。初见它时，便被那舒展飘逸的花姿打动。花瓣轻扬，恰似鸢鸟舒展的羽尾，灵动又优雅。鸢尾之名，盖由此而来。其花形大而奇特，又如翩翩蝴蝶，因此又叫蝴蝶兰或蓝蝴蝶。鸢尾花盛开时，花瓣和花蕊会散发出淡淡的清香。天然鸢尾花的分布地点主要是在北非、西班牙、法国、高加索及我国东北地区。鸢尾花也是法国的国花，象征着爱和自由吉祥。鸢尾花有很多种颜色，如蓝、紫、黄、白等，不同的颜色代表的意义不同：蓝色花代表仰慕，紫色花代表吉祥，黄色花代表友谊，白色花代表纯真。而眼前湿地上盛开着的多是蓝紫色的，随着光线的变换，它的颜色在蓝与紫之间也有所变化。有诗云：“紫色花开甚壮观，宛如蝶舞碧丛间；借得此景托清梦，也做庄周两界穿。”这是对紫色鸢尾花贴切形象的写照。这片鸢尾花，有的盛开在水泽里，有的开在垡头墩子缝隙间，有的在草丛中摇曳生香，它们每一株都在舒展腰肢，努力接受阳光的润泽。鸢尾的叶片扁平如剑，翠绿修长，即便没有花开，也透着清秀雅致，与娇艳的花朵相映，尽显自然俊秀。它们紫色的花瓣与花蕊内抽出淡紫色花丝浑然一体，自然和谐，整株花高雅脱俗，花瓣上还挂着晶莹的露珠，就像一颗颗透明的珍珠，更衬得花朵娇艳欲滴，即使造访再深的画家都描摹不出那种优美与质感。

我喜欢鸢尾花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美丽，更在意它在困境中所展现的韧劲儿。大自然的暴风雨总在不经意间出现，前年

正当鸢尾花怒放时，一场暴风雨引发的洪水将这片湿地淹没，附近农田庄稼被毁严重。洪水退去几天后，人们惊喜地发现在湿地百孔千疮的肌肤中，一株株鸢尾花奇迹般地冒出来，它们也曾被洪水裹挟，被泥浆覆盖，可一旦洪水退去，阳光重现，它们便挺直腰杆，轻轻抖落满身泥土，重拾生存下去的信心，新抽出的叶子更绿了，花儿绽放得更鲜亮，这份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坚韧，恰似无数平凡生命的展现，直击我的内心。

鸢尾除了极具观赏价值，还有实用的价值。它的根部可以入药，对于跌打损伤、咽喉肿痛、风湿疼痛都有很好的效果，无声地为人们带去健康。它易于成活，不挑土壤，在城市园林中，是绝佳的观赏花卉，装点着城市的街道与角落，让寻常日子多了几分诗意与美好。

八一水库上游这片鸢尾花海，是我朝思暮想的一处心灵栖息地，一朵鸢尾，一缕花香，都是自然馈赠的浪漫。每当我感觉疲惫或遇到挫折时，就会到这里来寻求慰藉，即便不是鸢尾的花季，那摇曳生姿的身影也会在我的脑海中浮现，风雨中的鸢尾诠释着生命的坚韧，它用岁岁枯荣向人们展示何为坚守，每当时，我的内心就会对鸢尾产生敬畏之情，对未来充满信心 and 力量。

临近中午，我依依不舍地离开湿地，再次回望，鸢尾花依旧在阳光下绽放，在微风中轻舞，再次感受这份来自大自然的治愈与美好，鸢尾那种拼搏向上的精神，那美丽优雅中隐含着坚强，会永远伴随我成长。

图①②：桦南县八一水库上游湿地的鸢尾花。

拾光纪
Shiguangji

每年六月，桦南县八一水库上游湿地的鸢尾花都会如期绽放。今年五月我出了趟远门，近一个月的时间，我以为湿地的鸢尾花一定开败了，今年就看不到了，心里不禁有点遗憾。

六月初，我风尘仆仆回到家乡，隔天，晨光刚透过云层，我便开车直奔八一水库湿地，半个多小时的路，我感受着东北特有的晨风从车窗吹进来，那清凉中带着湿润，湿润中带着微甜的空气让人沉醉。到了石灰石矿路口下车，夏日初升的太阳还没有把它的

热度完全漫开，路边的青草还带着露珠，用脚踏一下，鞋面湿漉漉的，露水透过凉鞋缝隙钻进去，感觉好凉爽。跨过碎石路走上新的观景台，抬眼向西望去，心情豁然开朗，一望无际的湿地草原展现在眼前，那绿色的波浪翻滚着，像绿色的丝绸折射着阳光的光泽，让我眼前一亮的是，这片绿色波浪之上，盛开着大片大片的蓝紫色花朵，在微风吹拂下成为一片蓝色的海洋。我知道，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鸢尾花，它们没有谢幕，难道是在等我吗？